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五義  
第五回 墨斗剖明皮熊犯案 烏盆訴苦別古鳴冤

且說酒保斟上一壺酒來。那人一面喝酒，一面帶有驚慌之色，舉止失宜。只見坐不多時，發了回怔，連那壺酒也未吃完，便匆匆會了錢鈔而去。包公看此光景，因問酒保道：「這人是誰？」酒保道：「他姓皮名熊，乃二□四名馬販之首。」包公記了姓名，吃完了飯，便先叫包興到縣傳諭，就說老爺即刻到任。包公隨後就出了飯鋪，尚未到縣，早有三班衙役、書吏人等迎接上任。到了縣內，有署印的官交了印信，並一切交代，不必細說。包公便將秋審冊籍細細稽察，見其中有個沈清伽藍殿殺死僧人一案，情節支離。即便傳出諭去，立刻升堂審問沈清一案。所有三班衙役早知消息，老爺暗自一路私訪而來，就知這位老爺的利害，一個個兢兢業業，早已預備齊全。一聞傳喚，立刻一班班進來，分立兩旁，喊了堂威。包公入座，標了禁牌，便吩咐：「帶沈清。」不多時，將沈清從監內提出，帶至公堂，打去刑具，朝上跪倒。包公留神細看，只見此人不過三旬年紀，戰戰兢兢，匍匐在塵埃，不像個行兇之人。包公看罷，便道：「沈清，你為何殺人？從實招來！」沈清哭訴道：「只因小人探親回來，天氣太晚，那日又蒙蒙下雨，地下泥泞，實在難行。素來又膽小，又不敢夜行，便在這縣南三里多地有個古廟，暫避風雨。准知次日天未明，有公差在路，見小人身後有血跡一片。公差便問小人從何而來，小人便將昨日探親回來、天色太晚、在廟內伽藍殿上存身的話，說了一遍。不想公差攔住不放，務要同小人回至廟中一看。哎呀！太爺呀！小人同差役到廟看時，見佛爺之旁有一殺死的僧人。小人實是不知僧人是誰殺的。因此二位公差將小人解至縣內，竟說小人謀殺和尚。小人真是冤枉！求青天大老爺明察！」包公聞聽，便問道：「你出廟時，是什麼時候？」沈清答道：「天尚未明。」包公又問道：「你這衣服，因何沾了血跡？」沈清答道：「小人原在神櫥之下，血水流過，將小人衣服沾污了。」老爺聞聽，點頭，吩咐帶下，仍然收監。立刻傳轎，打道伽藍殿。包興伺候主人上轎，安好伏手。包興乘馬跟隨。

包公在轎內暗思：「他既謀害僧人，為何衣服並無血跡，光有身後一片呢？再者雖是刀傷，彼時並無兇器。」一路盤算，來到伽藍殿，老爺下轎，吩咐跟役人等不准跟隨進去，獨帶包興進廟。至殿前，只見佛像殘朽敗壞，兩旁配像俱已坍塌。又轉到佛像背後，上下細看，不覺暗暗點頭。回身細看神櫥之下，地上果有一片血跡迷亂。忽見那邊地下放著一物，便撿起看時，一言不發，攏入袖中，即刻打道回衙。來至書房，包興獻茶，回道：「李保押著行李來了。」包公聞聽，叫他進來。李保連忙進來，給老爺叩頭。老爺便叫包興傳該值的頭目進來，包興答應。去不多時，帶了進來，朝上跪倒：「小人胡成給老爺叩頭。」包公問道：「咱們縣中可有木匠麼？」胡成應道：「有。」包公道：「你去多叫幾名來，我有緊要活計要做的，明早務要俱各傳到。」胡成連忙答應，轉身去了。

到了次日，胡成稟道：「小人將木匠俱已傳齊，現在外面伺候。」包公又吩咐道：「預備矮桌數張，筆硯數分，將木匠俱帶至後花廳，不可有誤。去罷。」胡成答應，連忙備辦去了。這裡包公梳洗已畢，即同包興來至花廳，吩咐木匠俱各帶進來。只見進來了九個人，俱各跪倒，口稱：「老爺在上，小的叩頭。」包公道：「如今我要做各樣的花盆架子，務要新奇式樣。你們每人畫他一個，老爺揀好的用，並有重賞。」說罷，吩咐拿矮桌筆硯來。兩旁答應一聲，登時齊備。只見九個木匠分在兩旁，各自搜索枯腸，誰不願新奇討好呢！內中就有使慣了竹筆，拿不上筆來的；也有怯官的，戰戰哆嗦畫不像樣的；竟有從容不迫，一揮而就的。包公在座上，往下細細留神觀看。不多時，俱各畫完，挨次呈遞，老爺接一張，看一張，看到其中一張，便問道：「你叫什麼名字？」那人道：「小人叫吳良。」包公便向眾木匠道：「你們散去，將吳良帶至公堂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立刻點鼓升堂。

包公入座，將驚堂木一拍，叫道：「吳良，你為何殺死僧人？從實招來！免得皮肉受苦。」吳良聽說，吃驚不小，回道：「小人以木匠做活為生，是極安分的，如何敢殺人呢？望乞老爺詳察。」老爺道：「諒你這廝決不肯招。左右，爾等立刻到伽藍殿將伽藍神好好抬來。」左右答應一聲，立刻去了。不多時，將伽藍神抬至公堂。百姓們見把伽藍神泥胎抬到縣衙聽審，誰不要看看新奇的事，都來。只見包公離了公座，迎將下來，向伽藍神似有問答之狀，左右觀看，不覺好笑。連包興也暗說道：「我們老爺這是裝什麼腔兒呢？」只見包公從新入座，叫道：「吳良，適才神聖言道，你那日行兇之時，已在神聖背後留下暗記。下去比來。」左右將吳良帶下去。只見那神聖背後肩膀以下，果有左手六指兒的手印；誰知吳良左手卻是六指兒，比上時絲毫不錯。吳良嚇的魂飛膽裂，左右的人無不吐舌，說：「這位大爺真是神仙，如何就知是木匠吳良呢？」殊不知包公那日上廟驗看時，地下撿了一物，卻是個墨斗；又見那伽藍神身後六指手的血印，因此想到木匠身上。

左右又將吳良帶至公堂跪倒。只見包公把驚堂木一拍，一聲斷喝，說：「吳良，如今真贓實犯，還不實說麼？」左右復又威嚇，說：「快招！快招！」吳良著忙道：「太爺不必動怒，小人實招就是了。」案房書吏在一旁寫供。吳良道：「小人原與廟內和尚交好。這和尚素來愛喝酒，小人也是酒鬼。因那天和尚請我喝酒，誰知他就醉了。我因勸他收個徒弟，以為將來的收緣結果。他便說：『如今徒弟實在難收。就是將來收緣結果，我也不怕。這幾年的工夫，我也積攢了有二□多兩銀子了。』他原是醉後無心的話。小人便問他：『你這銀子收藏在何處呢？若是丟了，豈不白費了這幾年的工夫麼？』他說：『我這銀子是再丟不了的，放的地方人人再也想不到的。』小人就問他：『你到底擱在哪裡呢？』他就說：『咱們倆這樣相好，我告訴你，你可不許告訴別人。』他方說出將銀子放在伽藍神腦袋以內。小人一時見財起意，又見他醉了，原要用斧子將他劈死了。回老爺，小人素來拿斧子劈木頭慣了，從來未劈過人。乍乍兒的劈人，不想手就軟了，頭一斧子未劈中。偏遇和尚潑皮要奪我斧子。我如何肯讓他，又將他按住，連劈幾斧，他就死了。鬧了兩手血。因此上神桌，便將左手扶住神背，右手在神聖的腦袋內掏出銀子，不意留下了個手印子。今被太爺神明斷出，小人實實該死。」包公聞聽所供是實，又將墨斗拿出，與他看了。吳良認了是自己之物，因抽斧子落在地下。包公叫他畫供，上了刑具，收監。沈清無故遭屈，賞官銀□兩，釋放。

剛要退堂，只聽有擊鼓喊冤之聲。包公即著帶進來。但見從角門進來二人，一個年紀二□多歲，一個有四□上下。來到堂上，二人跪倒。年輕的便道：「小人名叫匡必正。有一叔父開緞店，名叫匡天佑。只因小人叔父有一個珊瑚扇墜，重一兩八錢，遺失三年未有下落。不想今日遇見此人，他腰間佩的正是此物。小人原要借過來看看，怕的是認錯了。誰知他不但不借給看，開口就罵，還說小人訛他，扭住小人不放。太爺詳察。」又只見那人道：「我姓呂名佩，今日狹路相逢，遇見這個後生，將我攔住，硬說我腰間佩的珊瑚墜子是他的。青天白日，竟敢攔路打搶。這後生實實可惡！求太爺與我判斷。」包公聞聽，便將珊瑚墜子要來一看，果然是真的，淡紅，光潤無比，便向匡必正道：「你方才說此墜重鈞多少？」匡必正道：「重一兩八錢。倘若不對，或者東西一樣的極有，小人再不敢訛人。」包公又問呂佩道：「你可知道此墜重鈞多少？」呂佩道：「此墜乃友人送的，並不曉得多少分兩。」包公回頭，叫包興取戥子來。包興答應，連忙取戥平了，果然重一兩八錢。包公便向呂佩道：「此墜若按分兩，是他說的不差，理應是他的。」呂佩著急，道：「哎呀！大爺呀！此墜原是我的，好朋友送我的，又平什麼分兩呢？我是不敢撒謊的。」包公道：「既是你相好朋友送的，他叫什麼名字？實說！」呂佩道：「我這朋友姓皮名熊，他是馬販頭兒，人所共知。」包公猛然聽「皮熊」二字，觸動心事，吩咐將他二人帶下去，立刻出簽，傳皮熊到案。包公暫且退堂，用了酒飯。

不多時，人來回話：「皮熊傳到。」包公復又升堂：「帶皮熊。」皮熊上堂跪倒，口稱：「太爺在上，傳小人有何事故？」包公道：「聞聽你有珊瑚扇墜，可是有的？」皮熊道：「有的。那是三年前小人撿的。」包公道：「此墜你可送過人麼？」皮熊道：「小人不知何人失落，如何敢送人呢？」包公便問：「此墜尚在何處？」皮熊道：「現在小人家中。」包公吩咐將皮熊帶在一邊，叫把呂佩帶來。包公問道：「方才問過皮熊，他並未曾送你此墜，此墜如何到了你手？快說！」呂佩一時慌張，方說出是皮熊之妻柳氏給的。包公就知話內有因，連問道：「柳氏她如何給你此墜呢？實說！」呂佩便不言語。包公吩咐：「掌嘴！」兩旁人役剛要

上前，只見呂佩搖手，道：「老爺不必動怒，我說就是了。」便將與柳氏通姦，是柳氏私贈此墜的話，說了一遍。皮熊在旁聽見他女人和人通姦，很覺不夠瞧的。包公立刻將柳氏傳到。誰知柳氏深恨丈夫在外宿好，不與自己一心一計，因此來到公堂，不用審問，便說出丈夫皮熊素與楊大成之妻畢氏通姦：「此墜從畢氏處攜來，交與小婦人收了二三年。小婦人與呂佩相好，私自贈他的。」包公立刻出簽，傳畢氏到案。

正在審問之際，忽聽得外面又有擊鼓之聲，暫將眾人帶在一旁，先帶擊鼓之人上堂。只見此人年有五旬，原來就是匡必正之叔匡天佑，因聽見有人將他姪兒扭結到官，故此急急趕來，稟道：「只因三年前不記日子，托楊大成到緞店取緞子，將此墜做為執照。過了幾日，小人到鋪問時，並未見楊大成到鋪，也未見此墜，因此小人到楊大成家內。誰知楊大成就是那日晚間死了，也不知此墜的下落，只得隱忍不言。不料小人姪兒今日看見此墜，被人告到太爺臺前。惟求太爺明鏡高懸，伸此冤枉！」說罷，磕下頭去。

包公聞聽，心下明白，叫天佑下去，即帶皮熊、畢氏上堂，便問畢氏：「你丈夫是何病死的？」畢氏尚未答言，皮熊在旁答道：「是心疼病死的。」包公便將驚堂木一拍，喝聲：「該死的狗才！她丈夫心疼病死的，你如何知道？明是因奸謀命。快把怎生謀害楊大成致死情由，從實招來！」兩旁一齊威嚇：「招！招！招！」皮熊驚慌，說道：「小人與畢氏通姦是實，並無謀害楊大成之事。」包公聞聽，說：「你這刁嘴的奴才！曾記得前在飯店之中，你要吃酒，神色慌張，舉止失措，酒也未曾吃完。今日公堂之上，還敢支吾！左右，抬上刑來！」皮熊只嚇得啞口無言，暗暗自思道：「這位太爺如此明察，別的諒也瞞不過他去，莫若實說，也免得皮肉受苦。」想罷，連連叩頭，道：「太爺不必動怒，小人願招。」包公道：「招來！」皮熊道：「只因小人與畢氏通姦，情投意合，惟恐楊大成知道，將我二人拆散。因此定計，將他灌醉，用刀殺死，暗用棺木盛殮，只說心疼暴病而死。彼時因見珊瑚墜，小人拿回家去，交付妻子收了。即此便是實情。」包公聞聽，叫他畫供。即將畢氏定廠凌遲，皮熊定了斬決，將呂佩責四□板釋放，柳氏官賣，匡家叔姪將珊瑚墜領回無事。因此人人皆知包公斷事如神，各處傳揚，就傳到了行俠尚義的一個老者耳內。

且說小沙窩內有一老者姓張行三，為人梗直，好行俠義，因此人都稱他為「別古」。（與眾不同謂之「別」，不合時宜謂之「古」。）原是打柴為生；皆因他有了年紀，挑不動柴草，眾人就叫他看著過秤，得了利息大家平分。這也是他素日為人拿好兒換來的。

一日，閒暇無事，偶然想起：「三年前，東塔窪趙大欠我一擔柴錢四百文，我若不收了，有點對不過眾伙計們；他們不疑惑我使了，我自己居心實在的過意不去。今日無事，何不走走呢。」於是拄了竹杖，鎖了房門，竟往東塔窪而來。

到了趙大門首，只見房舍煥然一新，不敢敲門，問了問鄰右之人，方知趙大發財了，如今都稱「趙大官人」了。老頭子聞聽，不由心中不悅，暗想道：「趙大這小子，長處招，短處捏，那一種行為，連柴火錢都不想著還。他怎麼配發財呢？」轉到門口，便將竹杖敲門，口中道：「趙大，趙大。」只聽裡面答應道：「是誰，這未『趙大』、『趙二』的？」說話間，門已開了，張三看時，只見趙大衣服鮮明，果然不是先前光景。趙大見是張三，連忙說道：「我道是誰，原來是張三哥。」張三道：「你先少合我論哥兒們。你欠我的柴火錢，也該給我了。」趙大聞聽，道：「這有什麼要緊。老弟老兄的，請到家裡坐。」張三道：「我不去，我沒帶著錢。」趙大說：「這是什麼話？」張三道：「正經話。我若有錢，肯找你來要帳嗎？」正說著，只見裡面走出一個婦人來，打扮的怪模怪樣的，問道：「官人，你同誰說話呢？」張三一見，說：「好呀！趙大，你幹這營生呢，怨的發財呢！」趙大道：「休得胡說，這是你弟妹小孀。」又向婦人道：「這不是外人，是張三哥到了。」婦人便上前萬福。張三道：「恕我腰疼，不能還禮。」趙大說：「還是這等愛頑。還請裡面坐罷。」張三隻得隨著進來，到了屋內，只見一路一路的盆子堆的不少。彼此讓坐。趙大叫婦人倒茶。張三道：「我不喝茶。你也不用鬧酸款，欠我的四百多錢總要還我的，不用鬧這個軟局子。」趙大說：「張三哥，你放心，我那就短了你四百文呢。」說話間，趙大拿了四百錢遞與張三。張三接來揣在懷內，站起身來，說道：「不是我愛小便宜，我上了年紀，夜來時常愛起夜。你把那小盆給我一個，就算折了欠我的零兒罷。從此兩下開交，彼此不認得，卻使得？」趙大道：「你這是何苦！這些盆子俱是挑出來的，沒沙眼，拿一個就是了。」張三挑了一個趣黑的烏盆，夾在懷中，轉身就走，也不告別，竟自出門去了。

這東塔窪離小沙窩也有三里之遙。張二滿懷不平，正遇著深秋景況，夕陽在山之時，來到樹林之中，耳內只聽一陣陣秋風颯颯，敗葉飄飄，猛然間滴溜溜一個旋風，只覺得汗毛眼裡一冷。老頭子將脖子一縮，腰兒一弓，剛說一個「好冷」，不防將懷中盆子掉在塵埃，在地下咕嚕嚕亂轉，隱隱悲哀之聲，說：「摔了我的腰了。」張三聞聽，連連唾了兩口，撿起盆子往前就走。有年紀之人如何跑的動，只聽後面說道：「張伯伯，等我一等。」回頭又不見人，自己怨恨，道：「如何白日就會有鬼？想是我不久於人世了。」一邊想，一邊走，好容易奔至草房，急忙放下盆子，撿了竹杖；開了鎖兒，拿了竹杖，拾起盆子，進得屋來將門頂好，覺得困乏已極，自己說：「管他什麼鬼不鬼的，且夢周公。」剛才說完，只聽得悲悲切切，口呼：「伯伯，我死的好苦也！」張三聞聽，道：「怎麼的竟自把鬼關在屋裡了？」別古秉性忠直，不怕鬼邪，便說道：「你說罷，我這裡聽著呢。」隱隱說道：「我姓劉名世昌，在蘇州閶門外八寶鄉居住。家有老母周氏，妻子王氏，還有三歲的孩子乳名百歲。本是緞行生理。只因乘驢回家，行李沉重，那日天晚，在趙大家借宿。不料他夫妻好狠，將我殺害，謀了資財，將我血肉和泥焚化。到如今閃了老母，拋卻妻子，不能見面。九泉之下，冤魂不安，望求伯伯替我在包公前申明此冤，報仇雪恨，就是冤魂在九泉之下，也感恩不盡。」說罷，放聲痛哭。張三聞聽他說的可憐，不由的動了他豪俠的心腸，全不畏懼，便呼道：「烏盆。」只聽應道：「有呀，伯伯。」張三道：「雖則替我鳴冤，惟恐包公不能准狀，你須跟我前去。」烏盆應道：「願隨伯伯前往。」張三見他應叫應聲，不覺滿心歡喜，道：「這去告狀，不怕包公不信。言雖如此，我是上了年紀之人，記性平常，必須將他姓名住處記清背熟了才好。」於是從新背了一回，樣樣記明。

老頭兒為人心熱，一夜不曾合眼，不等天明，爬起來，挾了烏盆，拄起竹杖，鎖了屋門，竟奔定遠縣而來。出得門時，冷風透體，寒氣逼人，又在天亮之時。若非張三好心之人，誰肯衝寒冒冷，替人鳴冤。及至到了定遠縣，天氣過早，尚未開門；只凍得他哆哆嗦嗦，找了個避風的所在，席地而坐。喘息多時，身上覺得和暖。老頭兒又高興起來了，將盆子扣在地下，用竹杖敲著盆底兒，唱起什不閒來了。剛唱一句「八月中秋月照臺」，只聽的一聲響，門分兩扇，太爺升堂。

張三忙拿起盆子，跑向前來喊「冤枉」。就有該值的回稟，立刻帶進，包公座上問道：「有何冤枉？訴上來。」張三就把東塔窪趙大家討帳，得了一個黑盆，遇見冤魂自述的話，說了一遍：「現有烏盆為證。」包公聞聽，便不以此事為妄談，就在座上喚道：「烏盆。」並不見答應。又連喚兩聲，也無影響，包公見別古年老昏憤，也不動怒，便叫左右攆去便了。

張老出了衙門，口呼：「烏盆。」只聽應道：「有呀，伯伯。」張老道：「你隨我訴冤，你為何不進去呢？」烏盆說道：「只因門上門神攔阻，冤魂不敢進去，求伯伯替我說明。」張老聞聽，又嚷「冤枉」。該值的出來，嗔道：「你這老頭子還不走！又嚷的是什麼？」張老道：「求爺們替我回覆一聲：『烏盆有門神攔阻，不敢進見。』」該值的無奈，只得替他回稟；包公聞聽，提筆寫字一張，叫該值的拿去門前焚化，仍將老頭子帶進來，再訊二次。張老抱著盆子，上了公堂，將盆子放在當地，他跪在一旁。包公問道：「此次叫他可應了？」張老說：「是。」包公吩咐：「左右，爾等聽著。」兩邊人役應聲，洗耳靜聽。只見包公座上問道：「烏盆。」不見答應。包公不由動怒，將驚堂木一拍：「我罵你這狗才！本縣念你年老之人，方才不加責於你，如今還敢如此。本縣也是你愚弄的嗎？」用手抽籤，吩咐打責了□板，以戒下次。兩旁不容分說，將張老打了□板。鬧得老頭兒呲牙咧嘴，一拐一拐的，挾了烏盆，拿了竹杖，出衙去了。

轉過影壁，便將烏盆一扔，只聽得「哎呀」一聲，說：「碰了我腳面了！」張老道：「奇怪！你為何又不進去呢？」烏盆道：「只因我赤身露體，難見星主。沒奈何，再求伯伯替我申訴明白。」張老道：「我已然為你挨了□大板，如今再去，我這兩條腿不

用長著咧。」烏盆又苦苦哀求。張老是個心軟的人，只得拿起盆子。他卻又不敢伸冤，只得從角門溜溜秋秋往裡便走。只見那邊來了一個廚子，一眼看見，便叫：「胡頭兒，胡頭兒，那老頭兒又來了。」胡頭正在班房談論此事說笑，忽聽老頭子又來了，連忙跑出來要拉。張老卻有主意，就勢坐在地下，叫起屈來了。

包公那裡也聽見了，吩咐帶上來，問道：「你這老頭子為何又來？難道不怕打麼？」張老叩頭道：「方才小人出去，又問烏盆，他說赤身露體，不敢見星主之面。懇求太爺賞件衣服遮蓋遮蓋，他才敢進來。」包公聞聽，叫包興拿件衣服與他。包興連忙拿了一件袷襖，交與張老。張老拿著衣服出來，該值的說：「跟著他，看他是拐子！」只見他將盆子包好，拿起來，不放心，又叫著：「烏盆，隨我進來。」只聽應道：「有呀，伯伯，我在這裡。」張老聞聽他答應，這一回留上心了，便不住叫著進來。到了公堂，仍將烏盆放在當中，自己在一旁跪倒。包公又吩咐兩邊：「仔細聽著！」兩邊答應：「是。」此所謂上命差遣，概不由己。有說老頭子有了病了的，有說太爺好性兒的，也有暗笑的。連包興在旁也不由的暗笑：「老爺今日叫瘋子磨住了。」只見包公座上呼喚：「烏盆！」不想衣內答應說：「有呀，星主。」眾人無不詫異。只見張老聽見烏盆答應了，他便忽的跳將起來，恨不能要上公案桌子。兩旁眾人叱喝，他才復又跪下。包公細細問了張老。張老彷彿背書的一般：他姓甚名誰，家住哪裡，他家有何人，作何生理，怎麼遇害，是誰害的，滔滔不斷說了一回，清清楚楚。兩旁聽的無不歎息。包公聽罷，吩咐包興取□兩銀子來，賞了張老，叫他回去聽傳。別古千恩萬謝地去了。

包公立刻吩咐書吏辦文一角，行到蘇州，調取屍親前來結案。即行出籤，拿趙大夫婦，登時拿到，嚴加訊問，並無口供。包公沉吟半晌，便吩咐：「趙大帶下去，不准見刁氏。」即傳刁氏上堂。包公說：「你丈夫供稱陷害劉世昌，全是你的主意。」刁氏聞聽，惱恨丈夫，便說出趙大用繩子勒死的，並言現有未用完的銀兩。即行畫招，押了手印。立刻派人將贓銀起來。復又帶上趙大，叫他女人質對。誰知這廝好狠，橫了心再也不招，言銀子是積攢的。包公一時動怒，請了大刑，用夾棍套了兩腿，問時仍然不招。包公一聲斷喝，說了一個「收」字。不想趙大不禁夾，就嗚呼哀哉了。包公見趙大死，只得叫人搭下去，立刻辦詳，稟了本府，轉又行文上去，至京啟奏去了。

此時屍親已到。包公將未用完的銀子，俱叫他婆媳領取訖；並將趙大家私奉官折變，以為婆媳養贍。婆媳感念張老替他鳴冤之恩，願帶到蘇州養老送終。張老也因受了冤魂的囑托，亦願照看孀居孤兒。因此商量停當，一同起身往蘇州去了。

要知後事如何，下回分曉。